

第一章 叛亂？匪諜？掠！

1

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一日晨五時二十分。

農曆年終深冬，凌晨天未破曉，陰沉灰暗，對面澄清湖一抹濃黑的叢林山影；冷風蕭颯掃拂塭水，寒凍刺骨，有二十幾個大漢，有的拿著手電筒，在幾道微弱昏光搖晃下，沿八卦寮魚塭雜草茂亂的塭岸行走，來到八卦寮埤南巷十六號，塭岸阡陌邊的獨棟二樓寓所。這二十幾個人是警總人員會同仁武分駐所刑警。他們早已演練好，這些特務經常輪流來監視，這裡的環境與屋內情況早已瞭若指掌。

在下面的人手電筒向上照射，有三個從外面爬上二樓陽台破門而入，衝下一樓。

「恁𪗇創啥？」

老人早已睡醒，躺在床上蓋著棉被假寐，聞聲吃驚坐起，大聲喝問。

「你犯叛亂罪，我們來請你去。」

三個彪形大漢衝下樓梯，在一樓余登發臥房打開燈光，出示逮捕傳票，一人一邊將余登發夾

住。一個去開門，二十幾個人衝進屋子裡。

「我犯什麼叛亂？」

余登發莫名其妙，厲聲質問，奮力掙扎。但被夾緊，動彈不得。

「走就知道。」

老人被扣上手銬，挾出門，特務前後簇擁，走過一段塹岸來到空地停車處，推老人上車，發動引擎開走了！

「恁烏白掠人！」老人喊叫，要讓住屋後矮房的女傭知道他被捕：「亂來！烏白掠人！」

來者留下十人，抽屜、廚櫃、床底、屋頂，大事翻找，進行搜索。

余登發在自家產業，八卦寮十幾甲魚塹塹岸縱橫邊，建一棟二樓透天茨獨居，女傭住在後面舊茨，天未亮起來煮早飯。聽到主人喊叫跑過來看，看到主人被抓走，旋即打電話告知住在橋仔頭的余登發媳婦省議員余陳月瑛。

「省議員，老縣長恆人掠去也！即馬有十幾人徑抄茨，你緊來啊！」

余陳月瑛打電話叫司機趕緊來開車載她去八卦寮。

特務還在翻箱倒櫃搜索屋內，到處被翻得零亂不堪。

她監視特務搜索情形，對他們搜取之物，要求開具搜扣清單。

2

九點多，省議員張俊宏在台北寓所接到余陳月英的電話，告知余登發被捕，希望能幫忙想辦法營救。

張俊宏夫婦大為震驚，他向太太許榮淑說：

「國民黨開始抓人了！而且敢抓女婿當高雄縣長，媳婦當省議員，在高雄縣潑水會堅凍，有群眾實力的余登發！」

許榮淑打電話到蘇慶黎家告訴施明德、施明德、艾琳達、陳鼓應、陳菊、蘇慶黎等昨晚參加王拓助選員，詩人詹徹與葉香的結婚喜宴，宴畢一起到新店花園新城蘇慶黎家過夜。

五人在驚駭中不知所措，商談的結論，大家認為：

「國民黨要開始消滅異己了！」

「開始抓人啦！」

「我們要有應對的辦法。」蘇慶黎說：「連絡人到張德明的律師事務所商量。」

五個人趕到台北市張德明法律事務所。

張德明不在。

他們打電話連絡人來張德明法律事務所研商對策。

3

特務搜索完帶走搜取物，省議員余陳月瑛趕回橋仔頭打電話告訴省議員張俊宏、邱連輝等知

己的省議員朋友，拜託設法營救。

她看丈夫余瑞言坐在客廳沙發椅上打瞌睡。

「瑞言也（Y），爸爸恆人掠去也！」她推醒丈夫。

余瑞言眼皮微張一下又打瞌睡。余陳月瑛用力猛搖醒他。

「起來啦，爸爸恆人掠去也！汝抑徑𧸛龜。（「Yケテケメメ，還在打瞌睡」）他張張眼睛又打瞌睡！」

「爸爸恆人掠去也！」她又用力搖醒他：

「你要想想辦法。」

余瑞言被吵得無法再打瞌睡，站起來，毫無反應，默默地到屋外早餐攤上吃早餐。然後到妹婿黃有仁的縣長公館看報紙晒太阳。好像被捕的不是他父親，跟他沒有半點關係。

十點，七、八個警總特務，偽裝成冬防的巡邏警察人員，加強縣長公館四週的安全巡邏，強行進入縣長公館將余瑞言扣上手銬，押上車開走！

「恁是安怎掠我？」他一臉茫然。

「汝犯叛亂罪。」

余瑞言台大法律系畢業，曾當過省政府的科長，原是一位精明能幹的人，因得了肥胖症，臥病在床卻一直發胖。病愈後，變成肥胖臃腫，行動笨拙，反應遲鈍，嗜睡，整天茫然。辭職長期在家休養。一九七五年父親余登發要他出來競選立法委員，他畏懼父親，不敢抗拒；父命難違，只好參選。公辦政見發表會上，各個候選人聲嘶力歇，互相交戰批評，捉對撕殺。余瑞言卻若無

其事坐著呼呼大睡。

4

張俊宏趕到張德明法律事務所，一進門就向大家說：

「十點時余登發的兒子，余瑞言也被抓了！余陳月瑛打電話告訴我的。」

近十一點，許信良、王拓、陳鼓應前後到來。

「台灣的民主政治已到危險關頭。」施明德提醒大家。

「我們要有置之於死地的決心」許信良抿緊嘴唇。

稍後又來了田秋堇、魏廷昱、蕭玉珍、李柏文四個年輕人。

「選舉活動辦一半，藉中美斷交為由，蔣經國以總統緊急處分令中止選舉，這種違反民主常規的做法，是國民黨求自保，我們可以理解。」張俊宏嚴肅的分析：「但連余登發父子也敢抓，還有什麼人不敢抓，這是要消滅黨外的訊息，將黨外一網打盡的行為，我們不能坐以待斃，任人宰割。」

國民黨各種可能採取的措施都被提出來討論，張俊宏、許信良曾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菁英份子，脫黨加入黨外行列，對國民黨的行事模式及策略都很瞭解。

「就採取示威遊行來反抗逮捕余登發父子。」

許信良語氣堅決。

「戒嚴時期示威遊行是會以叛亂抓去槍斃的。」幾位年輕人甚為恐慌，爭相發言：「戒嚴三十年來非選舉期間還沒有人示威遊行過！」

「連示威遊行這個名詞我們都沒有聽過。」

「只有置之於死地而後生。」許信良注視每個年輕人：「否則坐以待斃。」

許信良平時看起來輕輕鬆鬆，一到緊要關頭，能分析事理，提出對策，他相當有領袖氣質，集中大家的意志付之行動。他冷靜分析：

「余登發是黨外最有實力的人，國民黨抓余登發不是警告，是要全面鎮壓黨外。國民黨硬幹，黨外也要立刻以硬幹對抗。要採取勇敢即刻反擊，使其措手不及，造成大震撼，才有效果；行動要秘密迅速。不容許讓余登發像以前軍法秘密審判迫害政治犯，不可讓其繼續政治迫害，擴大鎮壓。我們要提早警告他：『如果你要蠻幹，就冒險面對激烈的反抗，我們不再像以前的黨外束手就擒，我們要激烈對抗你，不怕你！』今天是星期日放假，明天就示威，國民黨決策緩慢，不可能迅速有效阻止我們。我們都是大人物，特務系統沒有上面的決策，不敢對我們採取行動。」

「反正不反抗就被消滅，反抗還有一線生機。」施明德說：「重要的是黨外要團結起來對抗國民黨。不團結，國民黨就一個一個抓。」

又經過一番討論，就決定示威遊行了。

「到哪裡示威？」二、三個年輕人插嘴問。

「就在台北市。」陳鼓應答：「黨外人士多數在台北，好連絡。」

「任意逮捕異己，打成政治犯的單位都是警總。就向警總示威。」王拓建議。

「台北市是國際都市，一示威就引起國際注目。」陳鼓應附和：「就在台北市示威。」

「余登發在高雄縣有群眾基礎，縣民會熱情支持他，台北市知道余登發的人不多：台北的人情冷漠。」施明德斷然主張：「到橋仔頭示威，政治運動沒有群眾的支持就得不到共鳴。」

「抓余登發之後，特務會監視黨外人士的行蹤，也會判斷黨外人士怕被抓，不敢到余家去，我們要出其不意，就到余家的橋仔頭示威。」蘇慶黎提出建議。

大家沒有異議，進一步討論行動細節，分配工作。蘇慶黎坐鎮台北與國外連絡。田秋堇守在康寧祥家，萬一警總開槍全部陣亡，或有其他事情要老康在台北處理，可以連絡。艾琳達美國人，國民黨一定不敢抓，一起下高雄，必要時可向國外有關人士傳遞消息。

「妳留下來，萬一我們一去都死了，妳好做種。」陳菊向田秋堇苦笑。

「分批去高雄，避開特務跟蹤。」

施明德暗中派楊碧川夫婦先去住在高雄一家旅館，以旅館的電話做為連絡站，各人到達以後打公共電話跟連絡站連絡，避免被監聽。

「不可以打電話通知，派人逐一通知，避免被監聽走漏消息。」施明德叮嚀大家：「也要守秘，通知時不要說示威遊行，只說明早九點到高雄橋仔頭余家表示關懷。」

「人數不必多，能來幾個算幾個。速度比人數重要。」許信良加強語氣：「速度快比人數多重要，越快越好，讓國民黨措手不及。」

林義雄回宜蘭老家，陳菊打電話請他速回台北。下午五點林義雄回到台北，陳菊告訴他要到橋仔頭示威抗議之事。林義雄找來秘書田秋堇交代後事，戒嚴時期示威遊行，這一去，能否生還難以預料。

「我還有一些事要處理，除非我被抓，否則明早六點我一定到高雄的連絡站。」

林義雄想起他在省議會銳利的質詢，國民黨可能不會放過他。

王拓與陳鼓應趕往台中，請住在台中的陳博文開車一起去載陳婉真、張春男、黃順興一起南下。但陳婉真停選後，在台中擺地攤，他們找遍台中市的地攤都找不到陳婉真。

張俊宏回到霧峰省議員會館時，心想他是黨外助選團核心份子，選舉一連串的演講及省議員質詢，重砲抨擊，國民黨已開始抓人了，他可能難逃這一關，告訴他幾位年輕助理說：

「明天早上我要去南部，今後我們可能沒有機會見面了，如果我沒有回來，你們要為台灣的民主繼續奮鬥。」

大家都有這一去可能陣亡的覺悟，不忘交代後事。

6

入夜，張俊宏省議會會館的房間，暗中通知的人陸續來到，余登發的媳婦余陳月瑛、與女兒黃余秀鸞都從橋仔頭趕來霧峰省議會要與黨外議員朋友相商救援之道，在場的還有省議員何春木

、律師姚嘉文、桃園縣長許信良，施明德帶他美籍太太艾琳達與女作家曾心儀來。

「我先生余瑞言，自從得了肥胖症之後，不問世事，我想不通為什麼要抓他？」

余陳月瑛說，早上她告訴丈夫余瑞言爸爸被抓時，他卻在客廳打瞌睡，幾次搖醒他，他照樣打瞌睡。

「連這種不問世事的人他們也要抓！」大家都覺得訝異：

「不問世事的人也會叛亂？」

「抓的太離譜。」黃余秀鸞搖頭嘆息：「根本就是亂抓！」

「國民黨逮捕老縣長父子，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姚嘉文說：「可能會把他們扣上通匪的紅帽子。」

大家也懷疑，余家土地二十多甲，八卦寮十幾甲魚塢都在澄清湖附近，環境優雅，景觀秀麗，可改做地建高級別墅，價值十幾億。父子以叛亂定罪後，可以沒收財產，可能要謀財害命。

「你們不必再到台北奔走，沒有用的。」

許信良勸余陳月瑛與黃余秀鸞：她們本來要去台北找人說情：

「明天早上九點，黨外朋友會到橋仔頭你們家去表示關懷。」

「我也一定去。」何春木說：「老縣長無緣無故被捕，大家都要去關心，幫忙救援。」

余陳月瑛提議拜託省主席林洋港向中央說情。

「那是沒有用的。」

許信良力勸她與黃余秀鸞姑嫂倆，趕快回高雄橋仔頭，準備天亮黨外人士聚集在橋仔頭抗爭